

doi:10.3969/j.issn.1674-117X.2019.03.015

# 生成语法句法-语义界面理论发展六十年

周敏

(湖南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 湖南 株洲 412007)

**摘要:** 回顾六十年来生成语法句法-语义界面理论的发展, 主流生成语法学派最初忽视语义, 句法-语义界面经历了由最早的转换标记到深层结构, 然后到表层和深层结构, 再到逻辑式, 最后到概念-意向界面的演变。其他生成语法学派废除了转换操作, 认为表层结构是唯一的句法结构平面, 将句法分析和语义解释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主流和其他生成语法学派中句法-语义界面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多层性和单层性、单向性和双向性、一致性和灵活性的对立等方面。今后的研究应该抓住理论的最新发展动向, 借鉴不同理论的可取之处, 加大理论的实践力度, 提升理论的解释力。

**关键词:** 生成语法; 句法-语义界面; 表层结构; 深层结构; 逻辑式; 概念-意向界面

中图分类号: H0-0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19)03-0095-07

引用格式: 周敏. 生成语法句法-语义界面理论发展六十年[J].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24(3): 95-101.

## Sixty Years' Development of the Theory of Syntax-Semantics Interface in Generative Grammar

ZHOU Min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uzhou Hunan 412007, China)

**Abstract:** Reviewing the sixty years' development of the theory of syntax-semantics interface in generative grammar, the mainstream generative grammar firstly ignores the semantics, and then the syntax-semantics interface undergoes the development from the earliest T-markers to deep structure, and then to surface and deep structure, to logical form, and finally to the conceptual-intentional interface. Alternative generative theories abolish the transformation operation, regard the surface structure as the only syntactic structure, and combine the syntactic analysis and semantic explanation together. The differences of syntax-semantics interface in mainstream generative grammar and alternative generative theories are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opposition of multiple layers and single layer, uni-directionality and bi-directionality as well as uniformity and flexibility. The future research should be centered on grasping the latest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theory, drawing on the merits of different theories, strengthening the practice of the theory and improving the explanatory power of theory.

**Keywords:** generative grammar; syntax-semantics interface; surface structure; deep structure; logical form; conceptual-intentional interface

收稿日期: 2018-11-26

基金项目: 湖南省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基金资助项目“语段理论下英汉小句的生成语法研究”(XSP18YBZ159); 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汉语关系结构的语段生成研究”(13YBA393); 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教学改革研究项目“‘新工科’背景下工程科技人才外语能力培养研究与实践”(湘教通〔2017〕452-297)

作者简介: 周敏(1984—), 女, 湖南岳阳人, 湖南工业大学讲师, 博士, 研究方向为理论语言学。

生成语法由美国语言学家 Chomsky 于 1957 年创建,到 2018 年已历经六十年的发展,从最初的经典理论到标准理论和扩充标准理论,再到管约论,最后到最简方案,句法和语义的关系问题一直是其理论模式构建所关注的焦点,而对于该问题所产生的分歧也造成了生成语法阵营的分化,形成了以 Chomsky 为代表的主流生成语法学派和其他生成语法学派。后者主要包括以 Gazdar 等人<sup>[1]</sup>为代表的广义短语结构语法(generalized phrase structure grammar, GPSG)、以 Pollard 等人<sup>[2]</sup>为代表的中心语驱动短语结构语法(head-driven phrase structure grammar, HPSG)、以 Bresnan<sup>[3]</sup>为代表的词汇功能语法(lexical functional grammar, LFG)和以 Culicover 等人<sup>[4]</sup>为代表的更简句法理论等。

纵观现有的生成语法研究,句法和语义的关系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根本上的解决。目前的研究仍以单纯的句法研究为主导,研究瓶颈依然存在。当下,句法-语义界面理论已逐渐成为生成语法一种新的研究趋向,然而,作为语言学中一个相对年轻的课题,有很多问题亟待解决;同时,句法-语义界面理论本身随着生成语法模式的变革而不断演变,要对其加以掌握和运用并非易事。因此,本文将回顾和梳理主流生成语法和其他生成语法中的句法-语义界面理论研究,并综合性地进行分析和比较。

## 一 主流生成语法不同阶段中的句法-语义界面

### (一) 经典理论阶段(1957—1965年): 忽视语义

Chomsky 于 1957 年出版的《句法结构》标志着生成语法的诞生,自此生成语法进入了初期的经典理论阶段。在这之前,语义学在 20 世纪的美国语言学中一度被否定或忽视,因此语言学研究很少涉及句法-语义界面。Chomsky 早期强调句法的自主性,反对句法以语义为基础或对各种句法现象和限制作出语义解释,因此对语义持矛盾的态度。一方面,他认为语义从根本上来讲是语言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判断好的句法理论的标准是看其是否为语义解释提供了好的基础;另一方面,他又质疑没有经过研究检验的语义是

否能发展成为一门科学的理论。<sup>[5]106-108</sup>Chomsky 认为转换有时可以改变语义,如例(1)中的主动和被动句即具有不同的意义,(1a)中的句子为真,而相应的被动句(1b)为假。<sup>[5]100-101</sup>然而,这一时期,Chomsky 并没有将语义纳入语法理论框架,因此实践中会生成一些语义上难以接受的句子,如例(2)。

(1a) Everyone in this room speaks two languages.

(1b) Two languages are spoken by everyone in this room.

(2) Colorless green ideas sleep furiously.

### (二) 标准理论阶段(1965—1971年): 从转换标记到深层结构

标准理论阶段以 1965 年 Chomsky 出版的《语法理论的若干问题》为理论代表。经典理论模式中大量语义荒谬的句子的出现势必会削弱生成语法的解释力,受 Katz 等人<sup>[6-7]</sup>的著作影响,Chomsky 开始考虑在生成语法中加入语义成分的可能性。Katz 等人主要关注语义的组合性(compositionality),也就是他们所称的投射问题:怎样从句子各部分的语义来获得整个句子的语义。他们发现,否定句和疑问句主要通过肯定句和陈述句的转换而形成,因此认为转换可以改变语义,语义必须取决于整个转换过程。他们将短语标记(P-markers)扩展成转换标记(T-markers),将语义投射规则运用于转换标记,来展示表达式的转换过程以及语义的形成。他们还认为语义表达并没有真正的结构,而是由一系列的语义特征组成。转换标记包含所有与语义解读相关的结构信息,是最早的句法-语义界面,虽然该理论的语义工具比较原始,但无疑对后来的研究造成了深远的影响。然而,转换规则的自由使用会导致句子的不合法,因此 Katz 等人提出了转换不改变语义的假设,认为转换对语义解读的唯一贡献是将运用短语结构规则所产生的短语标记相互联系起来,这些短语标记已得到解读,转换只是将其语义解读用一种固定的方式联合起来。他们创新性地将 NEG 和 question(Q)这样的词素放到深层结构,如例(3)所示。这样,意义可以由深层结构单独决定,深层结构是语义的输入,而表层结构是语音的输入。在标准理论中,Chomsky 接受了

Katz 等人的建议，认为“句子的深层结构提交给语义部分获得语义解读，表层结构进入语音成分获得语音解读，语法的最后作用是将语义解读与语音解读联系起来，即说明句子是怎样得到解读的”<sup>[8]</sup>。此时的语法框架包括句法、语义和语音三个规则系统，句法和语义在深层结构有系统地联系，深层结构承担先前转换标记所做的语义工作，成为新的句法 - 语义界面。

(3a) [NEG [Mary [has [visited Moscow]]]] →  
T-NEG [Mary [has not [visited Moscow]]]

(3b) [Q [Mary [has [visited Moscow]]]] →  
T-Q [has [Mary [visited Moscow]]]

### (三) 扩充标准理论阶段 (1971—1977 年)： 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

1971 年，Chomsky 发表的《深层结构、表层结构和语义解释》是从标准理论发展到扩充标准理论的转折点。这一时期，具有标志性的事件是发现了量词的特殊句法行为。如例 (4) 中，当运用反身转换规则时，专有名词的意义没有改变，而量词的语义发生了改变。当例 (5) 中运用等名消除 (equi-NP deletion) 转换规则时，专有名词与量词的表现与例 (4) 如出一辙。

(4a) John voted for John. → John voted for himself.

(4b) Every man voted for every man. → Every man voted for himself.

(5a) John wanted John to win. → John wanted to win.

(5b) Every candidate wanted every candidate to win. → Every candidate wanted to win.

该发现动摇了 Katz 等人的假设和 Chomsky 的标准理论，也是造成生成语义学派和解释语义学派之间进行论战的主要原因之一。生成语义学派主张语义的生成性和句法的解释性，而解释语义学强调句法的生成性和语义的解释性。对于量词问题，这两大学派也有不同的解决方法。生成语义学派的做法是使深层结构更加深层，努力找到一种语义上比较全面的内在结构，因此该结构变得越来越抽象，更像一阶逻辑 (first-order logic) 结构。解释语义学派认为并不是所有的语义解释都在深层结构，不同的语义模块会在不同的层面工作。因此，扩充标准理论有深层结构和表层结

构两个句法 - 语义界面，深层结构决定句子的语法关系和修饰关系，而表层结构决定意义的其他方面，如量词的辖域、照应语、焦点和预设等，这样就使得句法 - 语义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

### (四) 管约论阶段 (1977—1993 年)：逻辑式

1977 年，Chomsky 发表的《形式和解释论文集》对扩充标准理论进行了修改，被人们称为修正的扩充标准理论，而 1981 年 Chomsky 《管辖与约束讲演集》的问世则标志着生成语法进入了管约论或原则与参数阶段。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语言学论战虽然最后以生成语义学派的失败而告终，但该学派中的一些观点后来被重新发现或改进。在扩充标准理论中，语义解释由深层和表层两个结构决定，语法模式比较复杂，因此，McCawley 认为应该取消深层结构，语义直接向表层结构转换。受该理论的影响，在 Chomsky 的管约论中，表层结构因语迹等概念的引入变得更为充实，被改称为 S- 结构，语法关系在生成表达层次就能被决定，而深层结构则为 D- 结构，其不再对语义解释起决定作用，而是句法推导的开始。下面以例 (6) 来说明 S- 结构是如何解释语义的。在 (6a) 中，S- 结构可以很清楚地解释语义，而在 (6b) 中，what 本来是 John likes 的宾语，却移到了句首。对此，Chomsky 认为 like 后有语迹，可以表明 what 移位之前的位置，如例 (6c) 所示。这样，S- 结构就可以充分地解释语义而不需要借助 D- 结构。S- 结构为句法推导的分节点，其中的一个分支通向逻辑式，因此逻辑式成为新的句法 - 语义界面，与语义接口。虽然逻辑式与语义有密切的联系，但并不是生成语义学所认为的深层结构，而是由 S- 结构推导出来的一种分离的句法层面，仍具备句法的形式。

(6a) John likes books.

(6b) What does John like?

(6c) What<sub>i</sub> does John like t<sub>i</sub>?

### (五) 最简方案阶段 (1993 年至今)：从逻辑式到概念 - 意向界面

管约论中的原则参数设定太多，语法体系比较冗繁，因此 Chomsky 提出最简理论，不断对管约论进行修改，这一时期被称为最简方案阶段，以

1993年Chomsky发表的《语言理论的最简方案》为标志。在早期最简方案中,Chomsky取消了S-结构和D-结构,认为语法框架只包括词库和运算系统两个部分,而句法的语义解读遵循如下模式:先从词库取出带有句法和语义特征的词项进行匹配和合并,形成词项组合结构;然后对其进行特征核查;最后形成的生成式被拼读,分别送往语音式和逻辑式两个界面。语音式可以与人的发音-知觉系统相连,决定语言的语音,而逻辑式仍是句法-语义界面,能与人的概念-意向系统相连,决定语言的语义,句法的推导必须满足这两个界面的条件。

近期,Chomsky提出的语段理论标志着最简方案进入发展新阶段。在该语法模式中,Chomsky从生物学角度对句法推导进行了改进:先从词库取出词汇项,构成词汇列,然后形成语段。通过探针-目标形成一致关系,使所有语义无解特征都得到赋值后,已完成的语段中心语的语域,如中心语 $v^*$ 的补语VP和中心语C的补语TP,将被移交到语音和语义两个界面,语音处理会产生表达式PHON,而语义处理后产生表达式SEM,这两个表达式是给外部感觉-运动系统和概念-意向系统的指令,而这些指令的产生必须满足界面条件(interface condition),内在性语言才能被外部系统使用。<sup>[9]</sup>在语段推导模式中,合并是基本的操作手段,能够实现以前句法层面所能达到的效果,因此逻辑式被取消,概念-意向界面决定语义属性的多样性。在语义界面中,外部和内部两种合并与语义的双重性紧密相连,外部合并产生论元结构,内部合并产生话语相关特征,而且话语和语用信息可以在以分裂CP所形成的左边界区域进行特征赋值并提交给语义界面解读。<sup>[10]</sup>

在最简方案中,要等到整句推导完成后,所生成的句法结构才能被送往语音和语义界面;而在语段理论中,句子分语段进行推导,句法与语音和语义界面有多次接触,语段一旦形成,其语域会被送往界面进行解读,而仍需操作的成分将移到语段的边缘位置,以满足语段无渗透条件。不仅如此,在该理论中,语音和语义的句法表达层次不复存在,句法与语音和语义直接在界面联系。句子的分语段推导和解读不仅减轻了句法运算的负担,而且简化了句法和语义之间的联系,考虑

到了语言机能处理结构的有限性,更符合生物系统的普遍属性。

## 二 其他生成语法中的句法-语义界面

在其他生成语法学派中,广义短语结构语法(generalized phrase structure grammar, GPSG)对Chomsky的短语结构语法进行了扩充,取消了转换规则,认为可以通过广义短语规则直接由词库生成表层结构,表层结构是唯一的句法结构形式,而规则系统要经过一系列的合格性检验,才能与表层结构相联系。GPSG运用一套特征机制来描写和制约句法结构的生成,其句法规则包括三个部分:编号、直接支配规则和语义解释。GPSG对每个词汇和短语规则进行编号,词汇根据编号被放入规则中,从而解决次范畴化问题,GPSG的句法范畴仍以X标杆理论为基础。GPSG加强语义的作用,并参照蒙塔古(Montague)语法中的规则对规则假设(rule-to-rule hypothesis),认为每条句法规则都对应于一条语义规则,而语义规则可以解释由句法规则生成的树形结构。在进行语义解释时,可以先将树形结构中父节点上句法特征和范畴换成内涵逻辑表达式,然后对之进行模型论的解释,句法分析和语义解释合为一体,两者相互影响和制约。

中心语驱动短语结构语法(head-driven phrase structure grammar, HPSG)认为由词汇的表层组成就可以推导出句子是否合格,并不需要任何抽象的和深层的结构。HPSG遵循严格的词汇主义,认为词汇含有丰富的句法语义信息,其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句子的句法语义结构。HPSG运用复杂特征(complex feature set)结构来描述词汇和短语的信息,其最基本的语法原则是中心语特征原则,认为所有规则的描述都是围绕中心语展开,因而被称为中心语驱动语法。在HPSG的符号系统中,词有PHON(音位)和SYNSEM(句法语义)两个特征,前者相当于管约论中的语音式,而后者相当于管约论中D-结构和逻辑式。SYN主要描写句法信息,包括HEAD(中心语)和FORM(词形)特征;SEM描写的语义信息主要有三个部分:MODE(语气)、INDEX(事件或情景)和RESTR(事件成立所具备的条件)。HPSG对符号的描述既包括了语言符号的句法信息,又含有

丰富的语义描写信息，将句法和语义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词汇功能语法 (lexical-functional grammar, LFG) 认为句法 - 语义分析所要依据的语言知识都储存在词汇项中，因此强调词汇尤其是谓词在语法中的作用。LFG 认为谓词的词义可以决定论元结构以及论元的语义题元角色。LFG 中的句法层次结构是成分结构 (constituent structure) 和功能结构 (functional structure)。前者的形式是短语结构，用树形图表示，树的节点上带有句子中的词或短语所要预示的功能信息；而后者是成分结构与语义结构的中介面，一方面要表示语法范畴之间的功能控制关系，另一方面要建立语义结构的基础，换成逻辑语言的表达式，使其能被语义处理系统所接受。两种结构之间存在对应关系，主要通过映射 (mapping) 来实现。LFG 认为语法功能是把谓词论元结构映射到句法结构的媒介，从而使句法与语义相联系。在谓词的论元结构确定后，语法功能通过词汇编码 (lexical encoding) 使谓词的论元结构分配到语法功能，语法功能通过句法编码进入短语结构规则，然后进入树形结构的相应位置，从而代表句子的句法排列和语音表达。功能结构可用来表述各句子成分之间的关系和句子的语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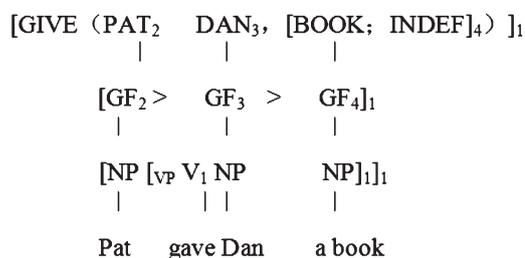
更简句法认为最具解释力的句法理论应该只保留语音和语义之间进行匹配所需的最简结构。更简句法不再以句法为中心，认为语音和语义都有其独立的组合结构，从而建立起句法、语音和语义三种结构平行构建的理论模式，语法中的界面条件决定平行结构之间的联系和匹配。该理论中的句法 - 语义界面是语法功能层 (grammatical function tier 或 GF-tier)，即语言中一个关于直接名词短语论元实现的特殊系统，其形式结构为 GF-tier: [<sub>Clause</sub> GF(>GF(>GF))]<sub>k</sub>，由一到三个层级位置组成，表达为直接名词短语的语义论元与 GF-tier 中的位置相关联，而 GF-tier 中的位置又与短语结构的句法位置相关联。题元结构中直接语义角色的层级与 GF 的层级相联系，见例 (7)。在该理论下，例 (8a) 中含双宾语句子的结构可表达为例 (8b) [4]192-193。Culicover 等人认为 GF-tier 比主流生成语法中的深层结构和逻辑式更简单，能够灵活地产生句法 - 语义映射，解释许多句法 - 语

义错配现象。

(7) 题元层级到 GF-tier 的映射: [<sub>θ-role<sub>i</sub></sub> > θ-role<sub>j</sub>]<sub>k</sub> → [<sub>Clause</sub> GF<sub>i</sub> > GF<sub>j</sub>]<sub>k</sub>

(8a) Pat gave Dan a book.

(8b)



### 三 不同句法 - 语义界面的比较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六十年来，Chomsky 主流生成语法中的句法 - 语义界面一直在演变，从对语义的忽视到转换标记表达语义，再到深层结构决定语义，再到表层和深层结构共同起作用，然后到由 D- 结构推导成 S- 结构，S- 结构的分支通向逻辑式与语义接口，最后到 S- 结构、D- 结构和逻辑式的取消，由概念 - 意向界面决定语义属性的多样性，不同阶段中的句法 - 语义界面存在着较大差异。其他生成语法主要从 Chomsky 主流生成语法模式发展而来，两者在句法 - 语义界面上的差异可归纳为以下三点：

第一，多层性和单层性。早期主流生成语法强调以句法为中心，认为所有的语言组合性，如语音和语义，都来自句法，句法部分的转换规则承担了大部分的语言描写任务，而句法结构之间的转换操作也导致了隐性句法结构的出现，如深层结构和 D- 结构等，句法结构具有多层性的特点。后来，因为转换规则的生成能力过于强大，Chomsky 提出了词汇主义假设 (lexicalist hypothesis) [11]，认为语法的各个组成部分应该合理分工，提倡把某些语言现象放到词汇中去处理。要约束语法生成能力的一个方法就是废除转换这个操作，其他生成语法如 GPSG、HPSG 和 LFG 采用的就是该办法，句法结构不需要转换，将某些属于转换的现象放到词汇中处理，句法结构具有单层性的特点，只有语言的表层语音形式一个平面。后期的主流生成语法也吸收了该理论，取消了 D- 结构等隐性句法结构。在转换操作被废除后，其他生成语法如 HPSG 和 LFG 加强了词汇在语法中的作用，

认为词汇包含了句子的句法-语义信息,句法部分承担的任务都可交给词汇部分承担,走的是“大词库,小规则”的道路。后来的最简方案和更简句法都借鉴该理论,减轻了句法运算的负担。

第二,单向性和双向性。虽然后期的主流生成语法取消了D-结构和S-结构,但合并和移位是生成语音和语义的主要句法操作,句法仍是主要运算部分,负责构建结构,而语义负责结构解读,结构首先形成,然后从结构中以各种方式得出意义。因此,主流生成语法中的句法-语义界面具有单向性,只有句法到语义的映射。而在LFG中,句法和语义表达层次平行存在,两者之间存在映射,意义从语义表达中解读。更简句法更加突出语音和语义的地位,建立了以句法、语音和语义三种结构平行构建的理论模式。语音和语义结构不能直接从句法结构生成,这三种结构有自己独立的生成体系,平行地进行结构处理,并且在界面相互联系,因此句法-语义界面具有双向性,既有句法到语义的映射,又有语义到句法的映射。

第三,一致性和灵活性。主流生成语法中的句法-语义界面具有一致性,相同的意义经常映射到同样的句法结构中。如果两个句子有明显不同的句法结构,但在语义上相互平行,那么它们在句法-语义界面必定通过生成一个平行的句法结构如深层结构和逻辑式与之相联系。简言之,句法表达层面与语义表达层面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语义上的任何语言现象都必须首先在句法上得到解释。因此,主流生成语法允许空语类的存在,这样省略句子的释义才能与完整句子平行。<sup>[4]47</sup>其他生成语法将句法结构的生成和描写与语义解释融为一体去分析,GPSG和HPSG采用的方法是特征描写机制,而LFG和更简句法主要运用语法功能将句法与语义相联,句法-语义界面具有灵活性,语义解释并不依靠句法,完全具有自主性,许多句法-语义错配现象都能得到解释。

#### 四 展望与建议

句法-语义界面一直是生成语法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在现有的理论支撑下,目前国内外出现了一些研究成果,主要分为两种:一种研究词汇语义与句法结构之间的关系,探讨谓词的词汇概念结构;另一种关注句子语义解释和句法规则

之间的联系。<sup>[12]</sup>两类研究的对象和方法虽截然不同,但数量都有限,还有诸多语言现象亟待理论解释。句法-语义界面理论本身也极其复杂,其系统性和规律性还有待进一步探究和分析,因此,生成语法句法-语义界面理论研究仍然任重道远。

依据六十年来研究成果,本文提出以下展望和建议:第一,抓住理论的最新发展动向,为研究注入新的血液。21世纪的生成语法研究注重从生物语言学角度探讨人类大脑的语言功能和语法属性,语段理论是主流生成语法发展的新阶段,界面条件目前是句法学研究的重点。毋庸置疑,句法-语义界面理论的研究应该在新理论下展开,汲取新鲜的观点,这样更有利于新的理论模式的构建。第二,借鉴不同生成语法学派中的句法-语义界面理论,取长补短。其他生成语法的理论研究并不多见,但其中的一些理论仍有其可行性,如利用特征描写机制或语法功能形成灵活的句法-语义界面,可以解释诸多句法-语义错配现象。更简句法是对人类语言能力和结构的全新论述,为句法界面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第三,加大理论的实践力度,验证和发展新理论。句法-语义界面是生成语法中一个历久弥新的研究课题,现有的研究内容仍有局限性,理论研究集中于词汇选择性限制理论、题元理论、事件结构理论和轻动词理论的讨论,所涉及的课题也只包括量化名词短语辖域、名转动词和附加语话题提取<sup>[13]</sup>等少量语言结构。然而,新理论只有经过诸多不同语言事实的验证,才能丰富理论的内容,提升理论的解释力。

本文回顾和梳理了六十年来主流生成语法和其他生成语法中的句法-语义界面,将各种理论进行了比较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今后的研究方向作了进一步展望。主流生成语法中的句法-语义界面一直在不断地变革,从最早的转换标记到深层结构、表层和深层结构、逻辑式,最后到概念-意向界面;而其他生成语法则采用特征描写机制、语法功能等将句法与语义相联,构建灵活的句法-语义界面。从理论的复杂性和实践的局限性来看,句法-语义界面的研究目前正方兴未艾,有极大的研究前景和价值。通过本文的讨论,笔者期望通过句法-语义界面演变的梳理,帮助后来研究者将理论融会贯通地运用到研究中去,在促进理

论构建的同时，在生成语法的句法－语义界面研究领域作出更大的贡献。

#### 参考文献：

- [1] GAZDAR G, EWAN K, GEOFFREY P, et al. Generalized Phrase Structure Grammar[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5: 43-67.
- [2] POLLARD C, IVAN A S. Head-Driven Phrase Structure Grammar[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15-60.
- [3] BRESNAN J. Lexical-Functional Syntax[M]. Oxford: Blackwell, 2001: 39-85.
- [4] CULICOVER P W, RAY J. Simpler Syntax[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 [5] CHOMSKY N. Syntactic Structures[M]. The Hague: Mouton, 1957.
- [6] KATZ J J, JERRY A F. The Structure of a Semantic Theory[J]. Language, 1963, 39(2): 170-210.
- [7] KATZ J J, PAUL M P. An Integrated Theory of

Linguistic Descriptions[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64: 107-148.

- [8] CHOMSKY N. Aspects of the Theory of Syntax[M].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1965: 135-136.
- [9] 何晓伟. 语段及语段的句法推导：Chomsky 近期思想述解 [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7, 39(5): 345-351.
- [10] CHOMSKY N. On Phases[C]//ROBERT F, CARLOS P. Otero & MARIA Luisa Zubizarreta. Foundational Issues in Linguistic Theory: Essays in Honor of Jean-Roger Vergnaud.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2008: 134-166.
- [11] CHOMSKY N. Remarks on Nominalization[C]// JACOBS R A, ROSENBAUM P S. Readings in English Transformational Grammar. Waltham, MA: Ginn, 1970: 184-221.
- [12] 沈园. 句法－语义界面研究 [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7: 1.
- [13] 高秀雪. 汉语附加语话题提取的句法－语义界面研究 [J]. 现代外语, 2015, 38(4): 460-469.

责任编辑：徐海燕

（上接第 94 页）

理据对汉字发展演变的诸多细节都有影响与制约，值得充分、系统地展开研究。这对于我们认识现行汉字以及进一步优化汉字都有较为深远的意义。

#### 参考文献：

- [1] 王立军. 汉字形体变异与构形理据的相互影响 [J]. 语言研究, 2004, 24(3): 89-92.
- [2] 丁秀菊. 论汉字的构形理据及其演变 [J].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3): 56-62.
- [3] 齐元涛, 符渝. 汉字的理据缺失与重构 [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 88-93.
- [4] 郑珍. 说文新附考 [M]. 上海: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6.

- [5] 徐中舒. 甲骨文字典 [Z]. 成都: 四川辞书出版社, 2006: 621.
- [6] 郭沫若. 吴王夫差监 // 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 [M]. 上海: 上海书店, 1999: 156.
- [7] 董为光. “语素替换确定法” 献疑 [J]. 语言研究, 1994, 14(1): 30-35.
- [8] 黄树先. “蝴蝶” 释名 // 汉藏语论集 [M].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07: 8-12.
- [9] 谭飞. 服饰相关字溯源 [J]. 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 39(2): 20-27.
- [10] 陈山青. 汨罗湘语中的量名结构 [J].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 23(2): 103-109.

责任编辑：徐海燕